

# 双子星座

管窥鲁迅与周作人

陈子善——著



中华书局

# 双子星座

——管窥鲁迅与周作人

陈子善——著



中华书局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双子星座:管窥鲁迅与周作人 / 陈子善著.—北京:中华书局,  
2015.5

ISBN 978 - 7 - 101- 10747 - 0

I . 双… II . 陈… III . ①鲁迅著作研究—文集②周作人(1885 ~  
1967)—文学研究—文集 IV . ①I210.97-53②I206.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31281 号

---

书 名 双子星座:管窥鲁迅与周作人  
著 者 陈子善  
责任编辑 徐卫东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天来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15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9 5/8 插页 2 字数 150 千字  
印 数 1-3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 - 7 - 101- 10747 - 0  
定 价 32.00 元

---

# 目 录

## 鲁迅篇

新发现的鲁迅致郁达夫书简	3
新见鲁迅致郁达夫佚简考	9
鲁迅佚文《草明女士启事》	16
遗泽永留 友情长存	
——鲁迅《娜拉走后怎样》手稿和题跋发现记	21
“增田涉文库”鲁迅题词发现记	29
鲁迅《死魂灵》题签本“出土”	36
香港《大公报》载鲁迅书简考	41
鲁迅后期书信部分事件考释	47
一、“鲁迅被捕”之谣	47
二、印《北平笺谱》被骂	52
三、谣传鲁迅患脑炎事	54
四、“日探”尊号	56
五、“文妖”之说	59
六、“林公庚白之论”	61
七、“某翁”的来由	63
《鲁迅书信集》部分编者注辨正	66

鲁迅《答国际文学社问》写作时间质疑	70
《鲁迅日记·人名索引》两处考订	75
一、“楚囚”是谁?	75
二、易斐君就是蔡斐君	78
《“城头变幻大王旗”解释的异议》的异议	80
“鲁迅为小姨作序”说的由来	83
鲁迅遗印考略	85
鲁迅为什么多次批判《社会新闻》?	91
鲁迅最后指导编辑和支持的刊物——《海燕》	97
关于鲁迅诗幅《赠人》	102
鲁迅与《中国文学家对于英国智识阶级及 一般民众宣言》	104
也说鲁迅与林庚白	106
鲁迅识小(四则)	110
关于《〈鲁迅传〉中的误谬》	117
研究鲁迅杂文艺术第一人——梁实秋	124
郁达夫与鲁迅的《故乡》	138
郁达夫哀悼鲁迅逝世的唁电	141
关于郁达夫纪念鲁迅的题词	142
朱自清笔下的鲁迅	144
宋云彬注释鲁迅著作	150
评价鲁迅的四篇重要文字	155
许寿裳手书鲁迅诗幅	162

“说这话的人简直是混蛋” .....	164
为鲁迅刻名印的刘小姐 .....	167
杨逵的《鲁迅先生》 .....	173
筚路蓝缕 功不可没	
——略谈郑子瑜的《鲁迅诗话》 .....	177
与其写成“神”，不如写成“人”	
——曹聚仁《鲁迅评传》简评 .....	182
张向天的鲁迅研究 .....	197
《〈申报·自由谈〉杂文选》编后记 .....	201

## 周作人篇

周作人集外文《怀陶君焕卿》小考 .....	207
周作人为《骆驼祥子》日译本作序 .....	212
知堂佚诗集录 .....	216
《知堂杂诗抄》出版始末	
——周作人致郑子瑜书札初探 .....	224
更明晰的，是他自己简洁的注释	
——《周作人致松枝茂夫手札》读后 .....	239
成就与不足	
——《周作人年谱》增订本略评 .....	247
周作人的《陀螺》题签本 .....	252
也谈知堂遗札 .....	257

4 双子星座

知堂识小(四则) .....	259
《知堂杂诗抄》海外归来记 .....	267
《知堂集外文》琐谈 .....	270
周作人的《饭后随笔》 .....	275
《周作人集外文》编后记 .....	279
《如梦记》编后琐语 .....	284
知堂晚年佚稿 .....	289
说说《闲话周作人》 .....	292
跋 .....	298

魯迅  
篇

慣于長夜  
過春時  
孥婦將離  
有離夢裏  
依稀見母淚  
城頭变幻大  
王旗刃心看  
胆壯亦新鬼  
怒向刀鋸覓  
小詩吟罷紙  
眉盡寫豪  
刃光如水燭  
燈衣

一九三一年春仲次年  
本報社

靜農先生  
魯迅



## 新发现的鲁迅致郁达夫书简

一九六九年，西德汉学家马汉茂(Helmut Martin)在台北发现了一批给郁达夫的信件。翌年，马汉茂自费编辑出版了这批信件。今年一月十六日发行的香港《广角镜》第一一二期又全文重刊。使我们感到兴趣的是，这批共二十三通信件中，除了郁达夫、王映霞一九三八年七月发生家庭纠纷后重言和好的《协议书》和王映霞、徐志摩、戴望舒、陶亢德等人致郁达夫的信件外，还有两封鲁迅致郁达夫的信。其中一封，手迹制版又载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五日香港《文汇报·笔汇》，且已分别收入一九七六年八月版《鲁迅书信集》和一九八一年版《鲁迅全集》，即鲁迅一九三四年九月十日请郁达夫担任《太白》编辑委员的那封信。但是另外一封，却一直未引起海内外鲁迅研究者的注意，也未收入《鲁迅书信集》和一九八一年版《鲁迅全集》。因此，对我们来说，这封信可以说是个新发现，有必要进行考释和介绍。

这封信落款“十二月十二夜”，查《鲁迅日记》，鲁迅在十二月十二日写信给郁达夫，只有唯一的一次，即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十

二日。该日《鲁迅日记》记云：“得达夫信。”十三日日记又记云：“午后寄达夫信。”显而易见，鲁迅在十二日收到达夫来信后，当晚就写了回信，次日付邮。再结合信的内容，我们完全可以肯定这封信写于一九二八年。

信的内容是谈有关郁达夫所译《托尔斯泰回忆杂记》的几个问题。一九二八年，正是鲁迅与后期创造社就“革命文学”问题展开论争的时候，已经退出创造社的郁达夫站在鲁迅这一边，他们合作编辑出版了《奔流》，“用意是在想介绍些真正的革命文艺理论和作品，把那些犯幼稚病的左倾青年稍稍纠正一点过来”<sup>①</sup>。该年是俄国伟大作家列夫·托尔斯泰诞生一百周年，鲁迅和郁达夫商议决定《奔流》第一卷第七期出版“莱夫·N·托尔斯泰诞生百年纪念增刊”，鲁迅从日译本转译苏联李沃夫—罗加切夫斯基著《最新露西亚文学研究》中的《托尔斯泰》一章，郁达夫则从英译本转译高尔基有名的《托尔斯泰回忆杂记》。

十二月六日（或十一日）<sup>②</sup>，郁达夫访问鲁迅交以《杂记》译稿并《译者附记》一篇。写译后记并略加发挥，这是达夫的一个习惯，鲁迅就曾指出：“曾经有旁观者，说郁达夫喜欢在译文尾巴上骂人。”<sup>③</sup>达夫在这篇《附记》中，除了向读者介绍高尔基《杂记》的文学价值、据以翻译的英译本版本情况和自己的感想外，也含蓄

<sup>①</sup> 郁达夫：《回忆鲁迅》，一九三九年六月十五日《星洲日报半月刊》第二十四期。

<sup>②</sup> 郁达夫的《托尔斯泰回忆杂记》署“一九二八年十二月译”，而据《鲁迅日记》，鲁迅在十二月十二日写这封回信前，郁达夫只在六日和十一日两天到过鲁迅家，所以郁达夫把这篇译稿交给鲁迅不在十二月六日就在十二月十一日。

<sup>③</sup> 鲁迅：《〈农夫〉译者附记》，一九八一年版《鲁迅全集》第十卷。

地批评了创造社。回家后，达夫觉得言犹未尽，又写信给鲁迅，要求在《附记》末尾，再加上一段话。这就是鲁迅在十二月十二日当晚写的这封回信开头所说的“来信今天收到，稿尚未发，末一段添上去了”。这段话不长，照录如下：

最后还有第三十二节里，高尔基似乎在对托尔斯泰发牢骚，说他有时候很自负而量小，像一个伏尔加宣教者。英译文是“Sometimes he seems to be conceited and into learnt like a Volga Preacher”，中国人也有译作“卑污的说教人”的，我因为“Volga”与“Vulgar”（粗鄙之意——注）两字弄不清楚，所以仍将头一字译成了音译。虽然我是看过《党人魂》那影片的，明知道 Volga 是一个 Proper Noun（专有名词之意——注），但很不敢自信，所以特在此地声明，要请大家指教指教。

从这段话中可以知道，高尔基《杂记》中批评托尔斯泰的一句话，中国已有人误译为“卑污的说教人”（把 Volga 误作 Vulgar），而达夫则从音译，译为“伏尔加宣教者”。读者也许会感到奇怪，这看来不过是一个细节问题，何以达夫要如此郑重地提出，又何以鲁迅在这封回信中也要特意提及，说：“这回总算找到了‘卑污的说教人’的出典，实在关细非轻”呢？原来，误译高尔基这句话的，不是别人，正是当时与鲁迅论战的创造社成员冯乃超。冯乃超在一九二八年一月发表的《艺术与社会生活》中

说：“鲁迅这位老生——若许我用文学的表现——是常从幽暗的酒家的楼头，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他反映的只是社会变革期中的落伍者的悲哀，无聊赖地跟他弟弟说几句人道主义的美丽的说话。隐遁主义！好在他不效 L.Tolstoy 变作卑污的说教人。”<sup>①</sup>这个批评无疑是片面的、错误的，理应受到鲁迅的反批评，鲁迅为此写了《“醉眼”中的朦胧》等文章。但鲁迅一直没有查到是谁在什么地方把托尔斯泰称作“卑污的说教人”的。直到将近一年之后，达夫在翻译高尔基这篇《杂记》时，才发现了这句话的出处，他怎么能不觉得“关细非轻”呢？后来，鲁迅在写这一期《奔流》的《编校后记》时，也就顺笔讽刺了“那以托尔斯泰为‘卑污的说教者’的中国创造社旧旗下的‘文化批判’者”<sup>②</sup>。

鲁迅这封信的另外两段，也都是谈的高尔基这篇《杂记》中具体名词的翻译问题。其中，英译本中的 Nekassov，鲁迅疑有误，认为应作 Nekrassov，即涅克拉索夫是也。这点他在这一期《奔流》的《编校后记》中也曾着重指出，正可复按。此外，韦素园在读了这一期《奔流》后，查对了高尔基这篇《杂记》的俄文原版，写信告诉鲁迅：Nekassov 确系 Nekrassov 之误，而“伏尔加宣教者”中的“伏尔加”似应译为“涡瓦河流域”更为贴切<sup>③</sup>，亦可复按。

鲁迅和郁达夫的友谊是大家所熟知的，这封短简的发现，是一个新的证明。鲁迅感谢郁达夫找到了“卑污的说教人”的出

<sup>①</sup> 一九二八年一月十五日《文化批判》第一号。

<sup>②</sup> 《〈奔流〉编校后记(七)》，一九八一年版《鲁迅全集》第七卷。

<sup>③</sup> 《〈奔流〉编校后记(九)》，所载同上。

处，同时也改正了郁达夫译文中的不妥之处。据不完全统计，从一九二三年二月十七日鲁迅和郁达夫初次见面到鲁迅逝世，鲁迅写给郁达夫的信将近三十封，但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包括这一封新发现的在内，总共才只四封。马汉茂辑印的王映霞一九三八年十月二日致郁达夫的信中就曾提到郁达夫在福州的“房间内抽屉中尚遗有鲁迅旧信数封”，不知这些信件还尚在人间否。我们希望今后还有可能在海内外发现鲁迅致郁达夫的信，这对于研究他们两人的生活、思想、创作以及相互间的关系，都是很重要的。

一九八二年一月于上海

(原载一九八二年三月北京《鲁迅研究动态》第十三期)

### [附录]

#### 鲁迅致郁达夫书简

达夫先生：

来信今天收到，稿尚未发，末一段添上去了。这回总算找到了“卑污的说教人”的出典，实在关细非轻。

原稿上 *Streptococcus* 用音译，但此字除“连锁球菌”外，无第二义，我想不如译意，所以改转了。这菌能使乳糖变成乳酸，又人身化脓及病“丹毒”时，也有这菌，我疑心是在指他的夫人或其家属。

又第十一段上有“Nekassov 的贫弱的诗”一句，不知那人名是否 Nekrassov 而漏写了一个 r？或者竟是英译本也无(r)此字，

则请一查日本译，因这人名不常见也。

密斯王均此致候

迅 启上

十二月十二夜

[附记]

拙文发表后，张华先生在一九八七年十月《鲁迅研究动态》第六十六期上发表《关于“卑污的说教人”的出典》一文，认为鲁迅和郁达夫认定“卑污的说教人”一语的出现是由于冯乃超误译高尔基回忆录的结果是一种臆测，此语应源自列宁的名文《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冯乃超在《艺术与社会生活》中译引了列宁此文的一段话：托尔斯泰“一方面站在最觉悟的现实主义上，剥去一切假面；他方面却面貌做世界最卑污的事——宗教的说教人”。张华先生认为“‘卑污的说教人’显然是‘最卑污的事——宗教的说教人’的简化”。特转录于此，以供参考。

一九九七年三月十日

## 新见鲁迅致郁达夫佚简考

鲁迅和郁达夫深厚的文字交，凡治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当不会感到陌生。单以两人的通信为例，鲁迅日记中有明确记载的鲁迅致郁达夫函，据笔者统计，就有廿七通之多。但《鲁迅全集》所收录的鲁迅致郁达夫函，一九八一年版为四通（其中一通收信人为郁达夫和王映霞），二〇〇五年版增加了一通，总共只有五通而已。从鲁迅一九二八年六月十六日致郁达夫第一通函至今，八十五年过去了，沧海桑田，还有可能发现新的鲁迅致郁达夫书简吗？

二〇一三年十月，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了黄世中先生编著的《王映霞：关于郁达夫的心声——王映霞致黄世中书简（165封）笺注》。打开此书，首先映入眼帘的却是三通鲁迅致郁达夫函手迹照片（一通仅存最后一页），不禁又惊又喜。经核对，这三通书简《鲁迅全集》均未收录，是最新披露的鲁迅致郁达夫的佚简。

这三通鲁迅佚简的来历，编者在是书“附录三：新发现的鲁

迅致郁达夫书简(三封)”的最后有一句说明：“美国伊利诺伊州吴怀家先生收藏并提供”。再从书中“附录四：新发现的郁达夫、王映霞书简”的“黄按”：“这些信件是郁达夫 1938 年离开福州南下新加坡前，交给陈仪的秘书蒋受(应为授——笔者注)谦，蒋转交给吴怀家先生的父亲收藏。吴父去世以后，这些书信就由吴怀家先生收藏保存了”，应可推断这三通鲁迅佚简是循此路径，即郁达夫——蒋授谦——吴怀家父亲——吴怀家传承的，当可视作流传有绪。由于经过鲁迅研究界长期不懈的努力，鲁迅佚文佚简的发掘工作已几近于穷尽，这三通鲁迅致郁达夫佚简的公布，无疑是鲁迅和郁达夫研究在史料层面的重要收获。

但是，根据手迹可知，这三通鲁迅佚简均未署写作年份。编者在是书“附录三”中考定，这三通鲁迅佚简分别写于：一九二八年九月八日、十月二日和十月十一日，而依据的理由仅短短几句话：“黄按：1928 年 6 月 20 日，鲁迅与郁达夫合编的《奔流》月刊创刊，第二年 12 月即停刊。据鲁迅‘五期希即集稿’云云，新发现致郁达夫三函，当为 1928 年所作。”史实果真如此么？

查鲁迅日记，一九二八年九月和十月整整两个月中，只有九月十二日有这样一句：“寄小峰信，附寄达夫函。”除此之外，均无致函郁达夫的记载。而这唯一的一次寄函达夫，与第一通佚简落款“九月八夜”相差了四天，不可能是鲁迅笔误，或鲁迅写了四天之后才托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转交。虽然鲁迅已写信而日记未记之个案并非没有，如已收入《鲁迅全集》的一九三六年十月二日致郑振铎函，日记就只有间接记载。但是接连三通佚简，日